

爱晚亭

萧索的微风，吹动沙沙的树叶；潺潺的溪水，和着婉转的鸟声。这是一曲多么美的自然音呵！

枝头的鸣蝉，大概有点儿疲倦了？不然，何以它们的声音这么断续而凄楚呢？

溪水总是这样穿过沙石，流过小草轻软地响着，它大概是日夜不停的吧？

翩翩的蝶儿已停止了她们的工作，躲到丛丛的草间去了。惟有无数的蚊儿还在绕着树枝一去一来地乱飞。

浅蓝的云里映出从东方刚射出来的半道新月，它好似在凝视着我，睁着眼睛紧紧地盼望着我——望着在这溪水之前、绿树之下、爱晚亭旁之我——我的狂态。

我乘着风起时大声呼啸，有时也蓬头乱发地跳跃着。哦哦，多么有趣哟！当我左手提着网

裙，右臂扬起轻舞时，那一副天真娇憨而又惹人笑的狂态完全照在清澄的水里。于是我对着溪水中舞着的影儿笑了，她也笑了！我笑得更厉害，她也越笑得起劲。于是我又望着她哭，她也皱着眉张开口向我哭。我真的流起泪来了，然而她也掉了泪。她的泪和我的泪竟一样多，一样地快慢掉在水里。

有时我跟着虾蟆跳，它跳入草里，我也跳入草里；它跳在石上蹲着，我也蹲在石的上面；可是它洞然一声跳进溪水里，我只得怅惘地痴望着它很自由地游行罢了。

更有时鸟唱歌，我也唱歌；但是我的嗓子干了，声音嘶了，它还在很得意很快活似的唱着。

最后我这样用了左手撑持着全身，两眼斜视着衬在蔚蓝的云里的那几片白絮似的柔云，和向我微笑的淡月。

我望久了，眼帘中像有无限的针刺着一般，我倦极了，倒在绿茸茸的嫩草上悠悠地睡了。和煦的春风，婉转的鸟声，一阵阵地，一声声地竟送我入了沉睡之乡。

梦中看见了两年前死去的祖母，和去腊刚亡

的两个表弟妹。祖母很和蔼地在微笑着抱住我亲吻，弟妹牵着我的衣要求我讲红毛野人的故事，我似醒非醒地在梦中伤心，叹了一口气。

清醒了，完全清醒了；打开眼睛，望眼春色，于是我又忘掉了刚才的梦。

然而我斜倚石栏，倾听风声，睨视流水，回忆过去一切甜蜜而幸福的生活时，不觉又是“清泪斑斑襟上垂”了。

但是，清风吹干了泪痕，散发罩着面庞的时候，我又抬起头来望着行云和流水、青山和飞鸟，微微地苦笑了一声。

唉！

我愿以我这死灰、黯淡、枯燥、无聊的人生，换条欣欣向荣、生气蓬勃的新生命。

我愿以我烦闷而急躁的心灵，变成和月姊那样恬淡、那样悠闲。

我愿所有的过去和未来的泪珠，都付之流水！

我愿将满腔的爱愤，诉之于春风！

我愿将凄切的悲歌，给与林间鸣鸟！

我愿以绵绵的情操，挂之于树梢！

我愿以热烈的一颗赤心，浮之于太空！

我愿将我所有的一切，都化归乌有，化归乌有呵！

淡淡的阳光，穿过丛密的树林，穿过天顶，渐渐往西边的角上移去，归鸦掠过我的头顶，鸣呀鸣呀地叫了几声；蝉声也嘈杂起来，流水的声音似乎也洪大了，林间的晚风也开始了它们的工作。我忽而打了一个寒噤，觉得有些凉意了，站起来整理了衣裙，低头望望我坐着的青草，已被我蹂躏得烘热而稀软了。

“春风吹来，露珠润了之后，它还能恢复原状吧？”我很悲哀地叹息着说。

我提起裙子走下亭来，一个正在锄土的农夫，忽然伸了伸腰，回转头来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一直到我拐弯之后，他才收了视线。

一九二六春于麓山之昆涛亭
选自《麓山集》，光明书局 1932 年版

当兵去

我至死也忘不了我的二哥，能够去当兵，可以说大部分都是他的力量促成的。

一九二六年的暑假，我陪他在岳麓山的道乡祠养肺病，那时我的脑海中还深深地印着那个影子的笑容，我的精神很颓废，整天都不想说一句话，只是看着《牡丹亭》、《燕子笺》、《西厢》、《琵琶记》……一类的无聊书。二哥非常生气，有一天居然写了一封信告诉父亲，而且当面大大地骂了我一顿，有几句话，至今还刻在我的脑膜上：

“女人，真是没有用的！时代的血钟响了，你还在梦里睡着打鼾。这些才子佳人、千篇一律的糜烂故事，早就应该抛弃不看的！你是个觉悟了的女性，又极喜欢新文学的，为什么不读革命的作品呢？”

他给我看几本关于社会科学、革命理论方面的书。当我对于这些书发生了兴趣的时候，那个

影子便在我的脑海里慢慢地淡了下来；我写文章的对象，也转了方向。因为住在乡间同农民接近的机会多，我开始描写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痛苦，在三哥主编的《通俗日报》上发表了。

是报名投考军校的前一天晚上，我和三哥在明德中学二哥住的房子里讨论我可不可以去当兵的问题。

“我反对她去，军队中的生活是枯燥的，机械的，每天只知道‘立正’、‘稍息’、绝对服从，她的脑筋将来也会变得简单而且迟钝。当兵，对于一个有文艺天才的人是不适宜的，何况她的身体也许受不了那种苦。”

这是三哥的主张。

“你的见解完全是错误的！她如果要产生有血有力的作品，不平凡的作品，那就非经过一些不平凡的生活不可！去当兵，正是锻炼她的体格，培养她的思想，供给她文章材料的好机会，这对于她绝对只有益而无害的。”

自然，二哥的见解是对的，三哥只得放弃他的主张不和我们争论了。

至于我自己，那更不要说了，即使他们都反

对，我也是要去的！因为这年的冬天母亲要强迫我出嫁，要想逃脱这个难关，就非离开长沙不可！但是往何处去呢？一个未满二十岁的女孩子，身无半文，带着一颗从小就受了创伤的心，能往何处去呢？

这一点，二哥是特别同情我的，他因为自己受包办婚姻的痛苦太深，所以他极力怂恿我去当兵，他说：

“这是唯一解放你自己的路，只有参加革命，婚姻问题和你未来的出路问题，才有办法。”

我相信，那时候女同学去当兵的动机，十有八九是为了想脱离封建家庭的压迫，和找寻自己出路的。可是等到穿上军装，拿着枪杆，思想又不同了。那时谁不以全世界的十二万万五千万的被压迫民族解放的担子放在自己的肩上呢？

女同学们，谁也瞒着家庭，瞒着学校（除了我们的徐校长赞成我们去当兵外，其余的学校，都不许女生去投考），偷偷地去投考军校。录取了的，那种眉飞色舞，得意洋洋的喜态真是不能以文字形容。

还记得是一个大雨倾盆的下午，我们二百五

十个勇敢的男女青年集合在长沙的东火车站候车出发，有许多来送行的老太太以及年轻的姑娘们，他们都用手帕偷偷地擦着眼泪，但我们（也许只有我一个吧）一点也不难受，小胖子树蓉说：“你们不该哭的，应该鼓励我们去冲锋杀敌！”

那时，想不到有个青年，淋着大雨气喘喘地跑来送给我一封厚厚的粉红色的信，他是《火花》的编者，一个认识不久的友人。很对不起他，一直到了武昌，我都没有打开这封信。自从我下决心要在脑海中消灭那个影子的那天起，无论谁献给我的热情，我都要用冰水泼熄它的。

我们五十个女同学，挤在一个车厢里，没有坐的地方，大家像逃荒的人一般，用箱子、铺盖放在底下当做座位。车厢是关马装货的，所以除了两扇铁门外，连一个小窗都没有，大家被黑暗笼罩得难受了，于是就放开嗓子高声唱着歌。

我们的歌声一发，他们也接着唱起来了。热闹呵，我们要庆祝新生命的开始，要庆祝光明灿烂的前途！每个人都象疯了似的狂笑，高歌，跳跃……

选自《一个女兵的自传》，良友
复兴图书印刷公司 1936 年版

从军日记

我真高兴，无论跑到什么地方，看见的都是为主义为民众战斗的革命军，都是含笑欢迎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车停了，随便走到什么地方总是有许多百姓围拢来安慰我们：“你们辛苦了，你们真是很辛苦了，你们坐下歇歇，吃吃茶吧。”他们的诚恳，他们的殷勤，真是形容不出，他们见了我们的快乐，是从心坎深处发出来的，我们一定难于想象他们那种眉开眼笑的样子，也许有人知道吧。

一点多钟的时候，我们的车停在土地堂了。我们奉师长的命令，在宣传队里派二十人去当看护，这些看护是要选从前预备出发河南救护的同志，于是我当选了。听说昨天我方的战士本来有许多可以不死的，因为没有人救护，打伤了的和打死了的通通丢在路旁，任他们怎样痛哭，怎样

哀号，没有人理会他们，因此误死的很多。我们听了这个消息都难过得很，所以今天派我们去救护，我们是很愿意的。除了从前的救护队外还有二十余人愿意参加，因为只需要二十人，所以她们都落第了。

在铁道旁边的草地上我看见了三个受伤最厉害的战士，其中有位左腿和腹部受伤的同志，满身血淋淋地，而且除了上身一件小领褂外，都是赤裸裸地浸在鲜红的血液里。他的呻吟，他的“哎哟”声，无论谁听了，无论是个什么铁石心肠的人看了，也会伤心，也会流泪，更会鼓起自己的勇气，蹈着死者的血迹，继续伤者未完的工作，努力去与敌人奋斗！我这时真要挺身上前线了！真要赴流血牺牲的战场去了！然而为了要救护他们受伤者，我只得暂时藏起我的热情，很细心地去作间接杀敌的工作，——因为救一同志，即杀一敌人。

土地堂全体的百姓都跑完了，屋子里都是空洞洞的没有一点东西。我跑去找一位五岁的小朋友，进门时除了一个守门者外，看不见一个人，我问那人道：“这家的主人哪里去了？”

“通通都走了，你家！”

“为什么我们革命军来了，他还不回来？”

“他哪里知道呢？他跑到离这里六十多里的乡村里去了。”

在这条街上驻着的都是第二军第六师的军队，我们救护队就住在我的小朋友陈文宪家里。我们跑到一位姓董的家里和几个老百姓讲话。他们都是听说革命军到了才回来的。我们同他们随便讲话，妇女们很了解我们的军队是革命军，是帮助他们打敌人——军阀——的革命军，尤其是两位男家，很明了主义，原来他们都是加入了农协的。董海云的哥哥是农协会的常务委员，他的妻子有位 S 城的土匪想强奸她，她两手紧抱着她的儿子，那万恶的土匪就把小孩撕做两块，好伤心呵！好残忍呵！我相信知道这个消息的人，一定会切齿痛恨军阀的横蛮，同时也会不知不觉地替无辜遭惨死的小孩滴几点伤心泪，尤其说给做母亲的听了，她一定会特别感到伤心，会特别多滴些伤心泪，同时她也会特别感到“打倒军阀”的必要。董海云说他的哥哥时常介绍书——革命的书——给他看，所以他对于主义很明了。他知道

自己的贫穷，不是“天赋之命”，而是军阀、土豪劣绅、地主买办资本家的剥削使然，他连祖宗的神位都丢了。他说了一句很令我惊奇的话，因为我想不到他会说出这样为普通人说不出的话。他说：“我这里是个祠堂，但现在我们要消灭家族观念，所以改为十区三分部的会址了。”他又说这次是 S 军捣毁了农协的，因为有几个土豪劣绅在勾结他们，唆使他们行凶。我当时和王继宗同志要求他说出那些王八蛋的土豪劣绅的狗名来，他不敢说。后来经我们解释我们是来做农运工作的，是来惩办土豪劣绅的，这时他才说出一个名字。后来我们要求到极迫切的时候，他才带着继宗到他那又小又黑的房里去，他告诉了好几个土豪劣绅的名字，当然在这里我们不能发表，因为这个与董同志有关系的，而且这时那些军阀的走狗们已走了，不然，我们把他活捉过来弄死就没有事了。

董同志的哥哥已逃走了，此刻还没有回。他说明天一定去找。他有一个要求，对于农协要求发枪，因为有了武器可以“杀敌救己”。他说这次假若农协有枪，我们一定能战胜他们。这一点我

们当然承认他是有价值有必要的要求。“工人武装”，“农民武装”，“学生武装”，这几个武装问题，的确要马上解决的。

四点钟了，我的肚子还是凹得象“什么”一般，早晨虽在肚子痛的时候吃了几口饭，然而此时肚子好了，饭也想吃了，但是哪里有充饥的食品卖呢，连药店里的红枣都没有了。唉！可怜的老百姓，该死的恶军阀！

选自《从军日记》，春潮书店 1928 年版

寄自嘉鱼

伏园先生：我再不骗人了，我永远不骗人了！我的《从军日记》你看是多么骗人呀！我从前间断了几天，现在又有五天一连今天一没有写了！你或者要问我为什么不写？那么我可以很简单告诉你：一方面因这几天来我们天天开动，到了一个地方我要休息懒于拿笔。还有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病了三天，我的眼睛痛得睡了两整天，幸而今天好了许多，不然，这封信又写不成了。此后的计划我决计改变方针不写《从军日记》而写随意记罢了。然而写的这些东西放在甚么地方呢？我已经告诉了大家说我所带的东西统统丢完了，剩下的只有一个我，和一个药箱。现在我只好和《从军日记》一样寄给你，而且这些东西我是希望你介绍给大众知道一知道的。但你不要笑我是小孩出风头，或者以为我的文笔好所以愿意发

表，我确实想把许多有趣的故事讲给大家笑一笑。但是我最低限度的要求，请你不要笑脱了牙齿和胡须，至于肚子痛一痛，腰弯一弯是不要紧的。

伏园先生，我的《从军日记》太单调了！太没有生气了！太没有引起人看的兴味了！我很知道，然而我写不出别的什么来，莫名其妙，我总写不出活泼的东西来，即如以后所写的何尝不是一样呢？然而不要紧，只要是我生活之写真，丝毫假都没有的写真，那我也不顾一切了，不管它好不好了。

二十六号由蒲圻发来的信——一封未完的信——想必已收到了罢？我们是那天早晨六点钟出发的。那时的晓风残月，潺潺流水，点点星光……呵！一切美景都在沉静的晨间深藏着。我记得那时我们的队伍统统停在一个广漠的沙洲上，我坐在细沙如粉的地上靠着膝头在两封信的背后写了几行字给你，然而我记不起写些甚么东西。伏园先生，可惜我的情绪不是从前那种幽美的缠绵的，而是沸腾腾的革命热情，杀敌冲锋的革命热情，我再也写不出什么美的文章美的诗歌来了，

伏园先生，我早已说过，要想恢复我以前的文学生涯，一定要等待革命成功后再说。

一路的鸟语花香，真是我半年来未尝到的滋味。伏园先生，我的噜嗦话也不必多说了。然而我有一个消息要报告你的，就是我骑了二十多里的马，而且骑的营长的跳皮马，在距嘉鱼六里路的乡村里，我的马和骑兵队的马大起冲突了。呀，它们下总攻击了！一个同学连枪带子弹从马上跌下来了，我胆战心惊，连在妈妈肚里吃的奶子都吓出来了，许多同学只是回头望着我笑，但我还在故意装着胆大的样子说，“不怕，不怕，一点也不怕！”其实我并不怕死，不过如果跌伤了，不能走路那是很糟糕的，好，伏园先生，我又太说多了。唉，我总是这样爱说闲话。

我一个人先抵嘉鱼，为了找我们的住址在街上走了好几次。呵呀！女兵来了！女兵来了！这个骑马的女兵恐怕是什么官长罢？一片喊声连关在九层楼上的闺女也通通出来了。我这时真骇怕起来！因为被满街的人所包围，我只得催着马鞭快跑，然而从没有骑过马的我，又怕跌了下来。唉！这时真难为我了。

到了福音堂的门首，我只得下马休息着，因为听说我们住在洋房子里，“这恐怕就是我们的所在罢？”我这样想。进门了，跟随我来的有各种各样的人物约二三百，他们或她们有叫我做老总的，有叫女先生的，有叫女官长的，还有一个小孩子叫女司令官的。我这时汗流满面，脸上烧得热烘烘地，我真难以为情了，我已经做了西洋镜里的“古董玩器”，不，新时代的怪人物。他们她们从我的头顶一直望到脚跟，我的头发多少恐怕她们都数清了！一位持拐杖的老婆婆说：“我长到八十多岁了，从没有见过这样大脚，没头发，穿兵衣的女人。”哈哈！她笑出眼泪来了！我也和着大众们笑了。有位四十多岁的婆婆送茶与我喝，我真感谢她，她说了一句使我很难过（其实并不难过）的话。她说：“这样年纪轻轻活活泼泼的女孩，假使在战场上打死了，她家里的父母怎么办呢？”我当时很勇敢地回答她“‘你家’不要难过，我出来当兵是下了决心的，即使我马上死了，我是很愿意的。为革命而死，为百姓的利益而死，这是多么痛快的事呀！至于父母当然是舍不得，但我们可不要管他，因为革命是牺牲少数人